2680元请婚礼摄影,来了个兼职学生

社媒上“婚礼摄影工作室”水有多深?紫牛新闻记者展开调查

紫牛头条
在这里遇见不同

最佳深度媒体 |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



视觉中国供图 婚礼摄影越来越成为很多新人办喜事的必备一环

近日,多位消费者在社媒发帖称,他们在国庆期间遭遇了同一家线上摄影工作室的服务“骗局”:工作室先以来源不明甚至被怀疑是盗用的婚礼摄影作品吸引客流、收取高额费用,再层层转单给大学生低价兼职,最终导致消费者收到的婚礼照片与样片相距甚远,“花两千元买了总监级婚礼摄影服务,实际来的却是收了几百元、带着老式CCD相机的兼职大学生。”

一位做过兼职的大学生告诉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此类兼职的入行门槛较低,且他们对转单情况通常并不知情,“上传素材后就会被踢出服务群。”

10月28日,摄影工作室所在地的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此事回应称,已将该工作室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向其社媒账号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函调查,但由于商家脱离平台私下转账交易,监管陷入困局。

花2680元选“总监摄影套餐”,来的是兼职学生

江苏宿迁的李女士(化姓)告诉记者,自己于今年10月6日结婚,由于婚期订得仓促,本地的摄影师没有档期,因此才在社交媒体上寻找摄影服务。8月底,一个名为“牧川婚礼”,宣称在宿迁当地有上千平方米婚礼中心的账号引起了她的注意,“他们社媒发布的照片看着很专业,我们就加了微信,选了喜欢的样片,预订了2680元的总监套餐,并指定样片的摄影师赵朋来拍,付定金后他们就拉了微信群。”

临近婚期时,一位微信昵称为“程程”(化名)的摄影师联系了李女士。婚礼当天这位摄影师来了现场,“他看着太年轻了,我当时怀疑他不是总监,但因为太忙就没多想,婚礼当天就给牧川婚礼那边结了款。”然而10月10日,一个名为“云端摄影”的用户突然进入了服务群,并致电李女士,称牧川婚礼此前将她的摄影订单转给了他们,但迟迟未结款,“他们可能是没谈拢价格,云端摄影就来找我们闹,让我们支付摄影费和路费。”

“云端摄影”的出现,让李女士意识到牧川婚礼工作室可能将其订单转包,此后,她通过多方沟通理清了过程:牧川婚礼接单后,以1400元的价格转单给云端摄影,云端摄影又以500元将订单委派给“程程”,“程程告诉我,他是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婚礼前几天才接到这个单子,只收了500元,从安徽开车400多公里来拍。云端摄影方原本承诺按照0.7元每公里的价格给他报销路费,但由于牧川婚礼的工作人员一直没结款,所以程程至今没收到一分钱。”李女士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程程曾称自己对转单过程并不知情,“要是知道你这边付了2000多元,我还不一定敢接单,因为我的定价没那么高。”

10月12日,李女士要求牧川摄影对低价转单行为做出解释,并要求出示摄影师的真实身份证件,确认其是否为赵朋,牧川婚礼的工作人员表示,“2680元是我方与您约定的合同总价,包含统筹、对接、后期成片、售后等整套服务,摄影师的结算金额属于服务分包费用,不是套餐档次降级。现场来的人就是赵老师,但因身份证涉及个人隐私,无法提供原件。”对此解释,李女士无法接受,“我查了程程的微信转账信息,发现他实名的最后一个字并不是‘朋’,所以程程和赵朋很可能不是一个人,拍摄效果跟样片也有差距。我认为牧川摄影工作人员的行为构成诈骗,要求他停止交付并退款,但他一直没有退给我。”

婚礼摄影转包并非个例 学生摄影师被包装成老手

李女士的遭遇并不是个案。今年国庆结婚的章女士(化姓)也在牧川婚礼处购买了两千余元的摄影服务,但交付时才发现她指定的摄影师和实际拍摄的不是同一人,“拍出来质感很差,和样片完全不一样。我去搜了一下,发现他们的样片盗用了另一个博主发在社媒的作品。”章女士称,事后她去询问了发图的博主,对方称自己与牧川婚礼无关,“我是独立摄影师,从未加入过任何团队”。

章女士告诉记者,据她了解,已有多人在“牧川婚礼”消费后遭遇了上述骗局。“还有人告诉我,自己花了2000多元预订,结果来现场的是个拿着老式CCD相机的大学生,说自己接了300元的兼职。为了保证拍摄质量,她不得已把自己的单反相机借给那个大学生,但对方太紧张了不会用,拍出来的效果也一言难尽。”

事实上,在层层转单的过程中,权益受到损害的除了消费者,还有被派单的兼职大学生。一位做过此类兼职的大学生告诉记者,这类摄影需求一般由婚礼工作室发布在大学生群聊中,“我所在的那个群,拍一次酬金只有300元,而且头两次是试拍,没有报酬,第三次才有。”记者又询问其入行门槛,对方表示“有相机就行了,工作室会给我们开教学会议、发PPT流程,还让我们装得老练一点,不要说自己是兼职的,就说是老手。”

她表示,这类兼职在收入上具有不确定性,“得看工作室老板的良心,如果他们说拍得不好,有时候就不结款。有次我凌晨四点起床,一直忙到下午两点,但没拿到钱。”这位大学生称,此前她并不清楚行业内存在层层外包的情况,看了李女士等人的发帖后才意识到这点,“我不知道工作室收了客人多少钱,因为我们上传素材后就会被踢出服务群,他们可能不想让我们知道内幕。”

公司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 律师:可能构成欺诈

“牧川婚礼”账号的认证主体为武汉市新洲区栖野摄影工作室,成立于2025年。李女士称,这家公司注册了多个社媒账号,虽然不同账号认证的公司名称存在不同,但企查查上显示的公司经营者均为同一人。目前,包括李女士在内的多位消费者已向武汉市12315投诉。

10月28日,记者拨打了该公司经营者的电话,但无人接听。武汉市新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这家公司的市场主体可能在武汉,但实际的商业获利行为并不在这,他是在平台上经营的,所以我们已经发函给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请他们处理,并把这家公司列入了经营异常名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章女士向记者提供的一份12315回函也显示,武汉市新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此前接到投诉后,曾于今年3月到该公司注册登记的地址检查,未发现有商户在此经营,此后通过电话与公司经营者取得联系,但对方拒绝配合调解和调查。新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随后向该公司账号注册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发函调查,对方则称由于该公司在平台上未开设店铺,疑似通过线下交易,无法处理此事。

江苏润商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蒋忠顺律师指出,摄影工作室接单后未经消费者同意层层转单,若消费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实际拍摄者与约定摄影师不一致,或拍摄人员的资质、水平与宣传不符,则可能构成合同违约。进一步而言,若商家明知不会安排“赵朋”拍摄,仍刻意承诺由其拍摄并以其样片招揽客户,则满足欺诈的构成要件。欺诈一旦成立,消费者可请求法院撤销合同,并要求退款及三倍赔偿。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见习记者 甘嘉颖

紫牛热点

12岁女孩和祖母被残忍杀害

墨西哥愤怒民众冲进拘留所斩首嫌疑人

墨西哥恰帕斯州奥斯图阿坎一名12岁女孩与55岁的祖母10月19日外出后失踪,随后遗体被发现。女孩遭到性侵并被勒死,祖母被割喉身亡。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捕后,10月24日晚当地群众冲入市政拘留设施,将两人拖出实施私刑,一名遭斩首,另一名被打成重伤。州检方认定犯罪嫌疑人作案动机为个人恩怨,并对幸存嫌疑人寻求最高100年监禁。

10月19日下午,55岁的米里亚姆·科鲁兹·阿尔普奇与12岁的孙女阿里亚娜·斯嘉丽·维拉兹克斯·科鲁兹去牧场照顾刚出生的小牛,然而一去不返。家人很快报警,并在社交平台求助。

10月21日上午,搜救人员与村民在溪流边发现被黑色塑料袋和蓝色篷布包裹的米里亚姆的遗体。法医鉴定显示,她因颈部大血管被锐器切断导致急性大出血而死亡。

10月23日,搜救犬在同一区域草地上发现阿里亚娜的遗体。鉴定确认这名女孩死于机械性窒息,伴有严重颅脑外伤、防御伤及性侵痕迹。

恰帕斯州总检察长若热·路易斯·利亚韦恩·阿巴尔卡表示,阿曼多与安德烈斯跟踪祖孙俩至牧场,实施犯罪后藏匿遗体并逃离。检方认定阿曼多为主要策划者,安德烈斯为直接执行者,动机为个人恩怨,可能与牲畜买卖纠纷有关。10月24日,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捕并被暂时关押在奥斯图阿坎市政拘留设施。

当晚约7时,数百名愤怒的居民聚集在市政广场与市政厅前,切断电力,冲破警方防线,强行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拖出。安德烈斯在混乱中遭到围殴并被斩首身亡,阿曼多被打成重伤,后被安全部队救出,目前伤势稳定。

恰帕斯州检方确认已就祖孙谋杀案立案,并对阿曼多寻求最高100年监禁;同时对安德烈斯被杀事件另案展开调查。州长多次呼吁依靠法律解决,强调“在恰帕斯没有有罪不罚”。

宋世锋